

濟陽縣志

濟陽縣志卷之十一

邑令臨桂胡德琳纂修

藝文志

序 題詞 書後

題節壽寵褒卷前序

嘉靖丁酉秋天子詔海內有司旌舉節孝振俗興化用圖治理山東撫按諸司咸知韶臺郭先生之母黃老太宜人之貞乃具實以聞未幾制下并其夫婦咸表揚之有穎敏好學休有華問矢志自守始終不渝之褒且命

濟陽縣志

卷之十一 序

一

有司載崇禮幣表厥宅里鄉黨式之遠者望焉咸喟喟曰休哉至矣未幾韶臺由襄陽貳守擢僉晉臬奉命巡冀北每以語諸宗藩及士大夫昭君德也咸作而相謂曰優德者報隆善積者澤究二者弗能易也茲有徵矣吾聞僉憲君生爲名土方期大用不意天奪之速齋志以歿太宜人欲死以殉賴女眷拯以獲免乃能清苦自誓砥冰礪雪久益不衰時韶臺方幼宜人撫之以恩勤貫朝夕教其進學嚴踰機丸以故韶臺克底成立蜚聲甲第敷歷中外卓有令聞宜人亦年八袞有餘優游康

裕老而不衰乃荷蒙龍章褒寵湛恩汪濊矧韶臺邊徼
賢勞帝心簡在行將晉位卿輔垂休金石皆太宜人之
遺也今夫田稷之母齊人歸其廉而有化文伯之親仲
尼取其善而能遺宜人其兼之乎夫兼則德優矣優則
善積矣德優善積天下之道莫加焉故君子知其報隆
而澤究也吾人之言容可已乎遂各爲聲詩而以是語
弁之代藩棗強王西園主人書

節壽榮封詩序

明 黃 臣 邑人

節婦姓黃氏余姊也乃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

濟陽縣志

卷之十一 序

二

史黃公之女實太淑人張氏所出生十有七年而適郭
公郭公字舜樂鏞其名也嘗爲邑庠弟子員在生舉一
子歿後三月又舉一子長時敘次天秩時太淑人偕先
大夫之江陰任聞吾姊少年孀居計弗便乃獨歸濟陽
共處十六年吾甥學業有聞於時亦授室矣尙苦畱之
吾姊不可乃復歸郭氏教子撫孫無不盡誠後時敘登
癸未進士第歷陞僉憲奉璽書於山西之大同而保勘
之命始下其年以僉憲前任之貴勅封太安人而舜樂
公贈如子官吁亦榮矣吾姊歷五十餘年始終不易素

節跡其所處豈惟徒能自盡節而已哉婦以不二夫爲節節盡而能處其子若孫節之大者也故春秋於紀叔姬歸鄴特筆書之嘉其知存宗祀是所謂有其節而能處者當是時不歸於鄴而歸魯夫亦何損於節雖然豈叔姬之所以自處而春秋所以賢之者哉節婦之於郭猶叔姬之於紀其節同其處之也同君子通於春秋之義者其有取於節婦也審矣然則是冊也雖郭氏之書苟傳於天下使夫虧於節與有其節而不能處者聞之一則以愧一則以興豈不大有補於風化哉吾姊今壽

七十有八而康而色其教子撫孫不異昔時豈天早奪其所天而獨厚其身昌其後以至旌表其門閭尙未艾耶吾姊爲吾母首獲之女暮年家事俱屬焉凡先母所未逮皆吾姊教養之故吾兄弟視吾姊猶吾母也嘗欲爲一文以報舊德而未能今觀此冊前心復萌敢摭述其初暮道其梗概以俟省方者采焉復爲詩一章使于壽筵歌之曰天維純佑光啟實洪黃氏之產郭門之貞岐鳳誰孳藪麟誰種靈芝奚根醴泉奚湧百年石火人心永存眞霜夏冽粹玉冬溫俄被錦誥寵錫自天蟻冠

翟服珮玉珊珊爰耀於門亦有綽楔誰其大書千載弗
昧有子執法象簡豸冠栢府凌霜玉斧秉虔仲子淳恪
鄉里稱善中不伎求厥德外見南極星照今日壽筵踰
七望八由茲致焉寶樹雙森各著葱蒨有美兩孫曰
日甸綿綿福德實茂本原嘉聲熿熿是崇 闕七字

我作短章愧無椽筆用待觀風太史有述

高公奏最序

汪道昆

有虞岳牧分職同於九官周室列內諸侯不屬方伯蓋
其重也高皇帝置列郡圻以外則藩臬總之圻內專達

濟陽縣志

卷之十一 序

四

新都方六百里蓋礪确之壤采阻之區顧當南面而輔
上都非良二千石不治自不佞書名閭史迄杖于鄉閱
六十年而得三良皆股肱守也三良者其一會稽其一
雲杜今茲在事則濟南高公歲次甲申公當奏最其秋
八月歲乃大穰賈粟一鍾糶三之一無慮菽麥瓜蔬果
蓀其賈悉平蓋自有生以來六十年而一覲者也新都
故爲瘠土巖谷數倍土田無陂池澤藪之饒惟水庸爲
捐捐卽力田終歲贏得幾何適公政成逢年無兩天人
交與不自我先其斯得天之天良莫良於此矣于是縣

大夫具在則以次畢獻其成惟茲歲事之登爲順成第一公之課最爲治平第一適然然乎哉境內席公寵靈幸得及于露積出作入息寧無擊壤者若而人乎有之是可以觀俗觀政矣不佞家食浸久乃今而始知田之害三三而一有則窳鹵葬者不力不力害耕污萊者不蠲不蠲害殖欲速者不達不達害成三害去則良農不易地而登三事修則良二千石不易國而治自公之蒞吾郡也日出視事旰食不遑靡牘不親靡成不聽蓋矻矻乎力矣民多違言則保其衷宥其辟無繁苛民多囂

訟則左其辟右其衷無枉撓或習守勝則衷以衷終辟以辟終無改度或務借資則高其手必曰某也衷下其手必曰某也辟無渝成其視良若苗視無良若莠斤斤乎其蠲矣夫旣備兩造察五辭悉聰明致忠愛宜無不盡藉令負百曲而傲一直猶將虛已而聽之理爲之鑒情爲之衡黜成心爲太虛應衆叩爲空谷寧以淵魚而坐不察無寧以株纍而蹈不經故罟不數而周版不更而定此之爲達非速成矣修此三者亦越三年蓋登而升升而平治功之成視農功等且也厲七校課諸生飭

學宮協星紀凡所以殖嘉生而薦明德惟日孳孳由是而大有年固其所也公始下車宣言政在安靜乃今以靜則正以用則和和氣致祥農祥於是乎長發矣適然然乎哉諸父老言會稽之政利用休其卒也休而不廢雲杜之政利用作其卒也作而不勤要亦直道而行民心猶昔顧惟經國之費曰縮經野之令曰申猶之糶菘雜施耒耜互舉雖有敏者殆難爲功公出兩難而奏庶功良之良者也古者登場則省家事滌場則息田夫蓋歲至而畚日至而穫一張一弛王道則然會稽雲杜胥

二年而遞遷皆是物也公上程書以歲計則歲至矣卽所部汲汲良二千石蘄爲新都畱而當宁汲汲新都不啻潁川渤海譽命且與簡書並至畱寧詎能乎縣大夫相目愀然而起曰戴匡六星係于北斗伶倫六律稟於黃鐘吾儕惟公是依何以異此脫令公以陟明而舍境內雖有粟吾儕焉食邪不佞敬對曰無然都人士依公猶六君子耳公未入境望之如雲旣入望之如雨政之未成也望之如望歲政成而民足怙也望之如坻如京及其輸之大農薦之玉食猥云有廛三百寧復能爲境

內饗哉儻然粒我烝民波及故郡使不佞得含舖鼓腹以樂餘年幸矣

金邑紀覽序

鄭世才 邑人

余筮仕晉之蒲陽日多休暇嘗繙閱羣籍間有關於仕理者輒纂錄之越三載輯成二十一卷命曰訓官總要及萬歷乙未復轉秦之金邑地辟事簡其暇尤甚於蒲退食後惟垂簾兀坐懸面憶鄉此外無餘事復檢行笥中得雜集二十餘家置諸座右當意輒錄之積五六月得數百條爲刪煩就簡分類參評爰付吏清繕署其編

濟陽縣志

卷之十一 序

七

曰金邑紀覽匪直識不忘亦藉以自省也邑素乏文獻覽止斯故紀亦止斯雖然法戒亦畧備矣來者覽之幸勿以寡聞而過訾云萬歷二十四年四月日

草元居詩稿序

張亮 蜀人

天有詩興寄之風雨露雷地有詩料呈之山水花木人有詩情生於感觸應酬而總而匯之於文人之腸詩者三才之總致也大凡時藝與俗變遷而詩獨可以老千古非有滄海之眼則詩不大非有琅玕之腹則詩不妍非有崑山灑瀨怪石奔濤之舌則詩不雄古非有蓬萊

姑射餐霞吸露之臟腑則詩不翩躚非有忠臣孝子騷人逸士之骨氣則詩不真摯詩豈可易言哉吾友繩念高君余昔設帳濟上初讀其文精深元渺九轉火成繼出詩若干首示余余把玩數四不忍釋去其清冷如飲太行之髓而飄然欲仙其高聳如登岱嶽之巔而四顧無偶寫景則虎頭摩詰所不能畫寓意則鮫宮驪穴所不能窮結構必工楮間絕無斤斧含情似澹喉下別有羹元則真滄海之眼琅玕之腹矣則真崑山灑灑之舌蓬萊姑射之臟腑矣則真忠臣孝子騷人逸士之骨氣

矣有才如此秘而笥之當必爲五丁使者攝去不若付剗刷而公諸國門此連城之償也繩念其謂之何

澹室附言後序

王琢璞

韻律一派雖傳各人天籟要之非鉢肝劓肺於其間固難以標幟騷壇而增價雞林也近論詩者祖禰黃初俎豆李唐直漏宋元不數而以我明北地歷下接其宗堯中李伯承自憤爲七子所掩咄咄倔强不肯下其蔭映千秋沾丐後人應有續其學者我師曹南王先生實接壤而起先生眠世上一切徵逐態羶膩味若觸臭欲

故所至以澹名其室一時名士題咏盈帙刻中所云贈
言是也而於已所雜著以附言名之夫附之爲說曰附
庸曰附驥曰附艤皆已不能獨運藉大力者以貸其餘
耳師方獨步詞場力振風雅諸所爲贈且托以行遠垂
久乃退處於附謙可知也太史公遊歷四方收其所見
抒而爲文馬子才條列其氣象各有所似人以爲知言
諦閱茲集得無類是夫其振鐸遺墟鳴鳩雅化傷蜉蝣
掘閱之俗而剗其輕浮則其格渾以樸乘軒三百赤芾
興刺仰晉文之責無禮而高其烈弔僖負羈之宮而慨

然太息則其氣激以奮朝日團團苜蓿闌干盤山秀水
長白雲湖之奇特繚繞噴薄於筆端則其態婉以麗清
濟秋壯白浪拍天韶臺轟轟雲中學官堦前松風瑟瑟
忽吼聲如雷若鳴靖難時王廬陵之冤則彈丸邑一片
青氈地寧無所以發其波委雲屬助其淒楚而供其嘯
吟者乎以是種種奇狀貯之胷中磨礮糜走不律不必
足跡遍天下而洋洋正始之音固已追盛唐於前駕躡
三李於後塵矣昔太冲賦就定價於元晏白傅詩成索
解於老嫗非不自信也若謂調之高者道眼先賞聲之

大者俚耳可入云爾某誠吾師之老嫗哉海內具藻鑑者應不乏元晏先生則茲集出吾知定價在人間矣

破顏集序

王琢璞

吾邑文冲任君韻人也戟如其鬚鐘如其聲腹瓠垂口河懸莊言令人斂衽謔言令人絕倒爰哀所聞勒成是編余久聞其以破顏名知皆捧腹語嘗暗與心約倘一獲見當溢氣內服矜容外鎮必不逐隊露齒偶會泗上喬師處小飲謂有何物可供軒渠因出此集以示纔閱一二則頓忘夙約不覺前後俯仰笑聲笑態不自禁且

讀且笑以至終篇師固莊人亦微助之坐中諸人遞取以視態聲皆與余同遂至喧騰繼而掩卷一睨之而笑矣後俛首思及無撩之者而笑矣坐中乃復大笑煩惱場中忽現此歡喜津梁君其引人彼岸者哉昔子瞻與山谷往來作滑稽又與客用烏有事作艾子傳以釋其牢騷互爲解頤雖其才固饒爲之然亦勞此五臟孰若此集得之談笑之餘不滯思不費日耳傳於手手傳於筆筆傳於紙一幅三笑圖從此畫出卽包孝肅而在當亦黃河一度清也知文冲君爲韻人者此集其一斑矣

雲來館集序

邢其諫

余方束髮投交於無瑕王次公無瑕別號連城長余三歲雁行相視契若金蘭其巨麗博洽余十不逮一顧冲然自牧意氣急余若謂文質可與追古者相與磨礪倡酬以高遠爲期許閱數載無瑕染病誤斫致軀狀偃僂自號支離子魁然持世之俊人難言應世矣而慕古靡勸時時手一編自六籍諸子史及百家言罔不研究腹笥日富筆鋒日益雄爲詩不多雅有少陵韻致至文家諸體奇峭高華含吐變化泱泱乎大風也哉當庚午秋

濟陽縣志

卷之十一 序

十一

余自媯川返里值無瑕舉明經不赴蓋野趣多而宦情淡耳吾兩人夙願未酬餘年堪適從是交遊愈暱余恒跨蹇登訪無瑕亦間駕巾車枉過每揚挖今古剪燭畱連笑謂三十餘年莫逆尙獲優遊觴詠亦可點綴長林時無瑕近耳順而特操嶽立藻思泉湧人仰龍門皆思識荆定價焉文學張君稷若綺齡擅風雅與兩人心期同喜讀同相締忘年交文質多所裨益久之飢饉游臻時驚兵燹岱以北貿貿無寧宇於是瞻晤積疎迨戊子嘉平無瑕以宣聖夢奠之年而騎箕上矣余與稷若往

哭不勝慟見其孫期戚顏執禮蚤能讀祖書足慰逝者
稷若則謂典型凋謝墨澤尙存願爲先生圖不朽乃密
搜其遺文再閱歲得十之五校讎成帙分詩若文爲八
卷稷若業敘之復以命余將無簸之揚之耶夫人生斯
世電光石爝耳昂藏男子須有一段獨至之神情長畱
宇宙昔人所稱三立是也以無瑕清英奧博身齒含芬
乃一病夙纏竟無能際風雲而宏建樹誠吾濟一缺陷
兼以未歷子長之壯遊不逢林宗之元賞卽此十僅得
五之遺文爲神情獨至而窮鄉沒沒鑒定伊誰幸稷若

棲以文獻肆力闡揚爲左氏元凱太元桓譚由是無瑕
所立言與邑先輩黃中丞戴諫議相映宇宙正其神情
長流矣余壯不及人今崦嵫景迫安能以待槁重三都
昔白香山序元居敬集燭下捧讀悽惻久之題其後云
黃壤詎知我白頭徒憶君徒將老年淚一灑故人文陳
眉公引以序緱山集余今日之序無瑕正類此讀其文
緬想其人恍惚如見之纔捉筆而淚交下勉搆數語聊
述久敬深情信無瑕有必傳之業雖死不朽且少副稷
若撫拾苦心也在前糠粃夫復何辭歲壬辰長至前一

日同邑夙契友人邢其諫信卿甫拜手謹書

儀禮鄭註句讀序

顧炎武

記曰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禮者本於人心之節文以爲自治治人之具是以孔子之聖猶問禮於老聃而其與弟子答問之言雖節目之微無不備悉語其子伯魚曰不學禮無以立鄉黨一篇皆動容周旋中禮之效然則周公之所以爲治孔子之所以爲教舍禮其何以焉劉康公有言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儀威儀之則以定命也三代之禮具存於

後世而無疵者獨有儀禮一經漢鄭康成爲之註魏晉以下至唐宋通經之士無不講求於此自熙寧中王安石變亂舊制始罷儀禮不立學宮而此經遂廢此新法之爲經害者一也南渡以後二陸起於金谿其說以德性爲宗學者便其簡易羣然趨之而於制度文爲一切鄙爲末事賴有朱子正言力辨欲修三禮之書而卒不能勝夫空虛妙悟之學此新說之爲經害者二也沿至於今有坐皋比稱講師門徒數百自擬濂洛而終身未讀此經一徧者若天下之書皆出於國子監所頒以爲

定本而此經誤文最多或至脫一簡一句非唐石經之
尚存於關中則後儒無繇以得之矣濟陽張處士稷若
篤志好學不應科名錄儀禮鄭氏註而采賈氏吳氏之
說畧以己意斷之名曰儀禮鄭註句讀又參定監本脫
誤凡二百餘字并考石經脫誤凡五十餘字作正誤二
篇附於其後藏諸家塾時方多故無能板行之者後之
君子因句讀以辨其文因文以識其義因其義以通制
作之原則夫子所謂以承天之道而治人之情者可以
追三代之英而禮亡之歎不發於伊川矣如稷若者其
不爲後世太平之先倡乎若乃據石經刊監本復立之
學宮以習士子而姑勸之以祿利使母失其傳此又有
天下者之責也

新濟藝文外篇序

張爾岐

既錄吾濟文若詩爲一書又錄四方賢士君子文若詩
之涉茲邑者爲外篇以其非吾土之人也故外之外之
而仍汲汲乎錄之者將以爲茲土重也曰文之生於人
也如宮商之出於金石也有考之者而後竝竝者含胡
冷洽者清越也其出於人而加之物也如丹碧之致飾

也有受之者而後相比以爲文相錯以爲章也其加物而行遠也如水之行乎地也有導之匯之者而後浩乎其流潑乎其止汨汨乎其不已也茲之文若詩卽不出於吾土之人也吾土實考之矣實受之矣實導之匯之矣莊子之思惠子以其爲之質也苟吾濟川原臺觀人物宮室之屬無足爲貢於四方賢士君子之前者其何以運斤成風墜滅而鼻不傷如此乎四方之人無陋茲土也茲之篇可考也夫濟之人無自陋茲土也茲之篇可考也夫

濟陽縣志

卷之十一 序

十五

安寓棄草序

張爾岐

夫人之能爲棄難於其能爲取情多蕪累或不必取而取性苟清通亦不必棄而棄其多所棄者將以全所取也所取每上則所棄每多良勢則然耳乃荷筆之徒選言於市遇艷而攬薦乾柴而歎旨嗅遺蔬而言芳塗薰藉錦以出其璞而不知其爲鼠也噫是宜棄而不棄人且棄之不如其自棄之也吾友俞之王君棄喧而卽澹棄利而卽書甘瘠推腴多所棄於家讓先樂殿多所棄於世至於閉無關之關喪有我之我委一切於空翳墮

四支而天遊又多所棄於身乃慧業所結出爲文章旣
棄舉業而成其詩又屢棄其詩以成數年以來之詩錄
遊草變草矣汰其餘篇遂爲長物曰且並棄之予曰是
其出之君也或枕風藉雨窮愁牢落而出之或據梧嗒
廢墮冠失履而出之不則淋漓杯杓賈其酒勇恂怳簪
劍暢其狂妄是旣鉢心雕意犯難衝堅而爲君之詩矣
方其未爲詩也則猶君之有也旣取之氣母棄之陟釐
復取之陟釐棄之鼠壤是可惜也君曰子惡夫不知自
棄而人棄之者子曰君棄之子強之子不知其可棄也

濟陽縣志

卷之十一 序

十六

惡知人之以爲可棄也且此物並載精神以遊几篋者
以日以年一旦失所流離必且詭形易貌化爲異物不
蒸爲靈芝卽溢爲醴泉不堅爲金玉卽騰爲雲霞飛光
上氣於君之前君且何以置之君笑曰有是哉勉錄其
什之三曰是君強我我終欲棄之是愈信君之全所取
者大也

送邑侯杜明府還里序

張爾岐

乙酉仲秋杜夫子以經明行修來治吾濟甫三月萬民
詞舞之明年移疾諸臺監僉曰不可時方急徵調一切

以取濟爲賢夫子歎寧靜愷悌務與民休息知非時所
急終不肯強所不樂以阿人好致失上官指又明年奏
遷學博濟之人狂走驚相語曰奈何哉奪我慈父母去
矣夫子顧色喜謂人曰默念此久矣釋負幸甚促治裝
歸出就僦舍敝書篋舊衣冠數襲已耳諸父老子弟擁
觀皆歎息泣下爲率錢以贈則告岐曰使我民得及於
寬政者慈父母力也今當去欲有一言以贈行願以屬
吾子岐許諾因颺言曰伊我濟於夫子爲已厚哉抑夫
子於吾濟爲已至也昔劉寵仁惠爲吏民所愛自會稽

徵爲將作大匠有五六老叟自若邪山谷間出人齎百
錢以送曰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今聞當
見棄去故自扶送寵爲人選一大錢受之古今傳誦以
爲賢我濟之於夫子無乃類是百姓不能自強其心以
調所不樂古今人不相遠致此不亦難哉是夫子失一
令而賢益見也然將作大匠於漢爲列卿爵位赫赫動
人當寵之去即使縉紳學士飾筐筐戒僕馬遠馳數百
里不足異何論窮谷老人夫子自令長遷學博比於罷
斥而濟之人不問老幼賢否謹譟號呼羣以爲奈何棄

我迴視寥寥若邪五六老叟何者更賢耶古今人賢寵抑以寵引人自近使老人能目齎百錢致詞於前見其賢耳史云簡除煩苛准約儉質非其引人自近者耶使如後世大吏一出揚揚驅車蓋足聲如雷呼導聞數里卽老人齎百錢立道旁有喘攀失魄退耳簡除煩苛准約儉質寵以得山陰五六老叟夫子以得濟數千萬人古今政相望也察政治如屋漏然知之於下矣乙酉去今幾何時閱視田疇孰與昔治畜牧孰與昔多屋垣孰與昔理則休息安全者何愧於寵使史氏據事書策亦

濟陽縣志

卷之十一

序

十八

可勸將來而耀後世獨計寵致身三事故太史得爲立傳以傳今夫子方思結廬恒山之阿以自休暇能如寵之必傳否也然而已可傳矣以天下之大寧無載筆其後者去劉寵千餘年進而與齒不已榮乎向使稍阿上官指導暫得不罷視此得失何如夫子之去此亦可無憾也夫諸父老子弟曰子言是也姑先勒之帛以待史氏

周易說畧序

徐志定

濟陽稷若張氏性至孝文篤實洞悉天人理數常恥帖

括勦襲之弊當崇貞癸未間痛父變卽棄舉子業而以羽翼經傳爲事任生平著作甚富如儀禮句讀則勾勒明確而節次了然春秋傳義則矯誣別謬而四傳會歸至於嵩庵雜作性命等編又直登理奧而數百年未傳之秘賴以傳焉及讀易復病時講之陋本本義而爲說畧因象析義銷融偏滯非不言事而言事之理非不言理而言理之象迹其不沾沾指事畧矣而理無不包不斤斤辨理畧矣而象無不該此其寧爲畧而不爲詳者正乃所以爲詳而恐涉於畧也又何至如是說之言事

則掛一漏萬言理則泛舉失旨者之眞爲畧哉讀之者誠依以爲揲策可不失宓義周文孔子之本意而依以爲文章卽天下事物繁蹟之狀亦多能核其眞占法制藝庶幾兩得之矣吳門顧林亭先生閱其書而遺之以詩有云緇帷白室靚風標爲歎斯人久寂寥又曰長期六籍傳無絕能使羣言意自消則其操行之卓越著述之淵源不概可知乎惟惜什襲已久未嘗公世戊戌冬偶創磁刊堅緻勝木因亟爲次第校正逾巳亥春而易先成旣喜其書之不終於藏而人與俱傳且並樂此刻

之堪以歷遠久也遂爲一言以識之康熙己亥四月

儀禮鄭註句讀序

黃叔琳

國於天地必有與立禮是也自秩宗有命載在虞書夏造殷因以周爲盛煌煌乎周公之制作萬世莫之能易也韓宣子聘魯觀書於太史氏歎周禮在魯知周之德周之所以王蓋是時列國已自爲風氣舉典而忘其祖固不獨一籍談矣孔子夢想周公問剡問聃卒隆刪定之業至戰國而典籍彌缺再經秦燄漢儒搜索於煨燼之餘僅有存者則今之三禮是已周禮爲周公致治之

書而漢之劉氏宋之王氏以誤用貽譏禮記本二戴之遺雜以公孫尼子呂覽之文難以盡信惟儀禮爲高堂生所傳與淹中古經合儀禮卽周儀也有周禮以爲綱領卽有儀禮以詳其度數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特其義疏焉耳漢惟鄭註最顯唐賈公彥兼採黃慶李孟愆之說而爲之疏然賈疏冗漫往往畧本文而敷別義又傳世久遠錯簡訛字觸自生疑學者苦其難讀近代以經義取士儀禮亦未列學宮於是幾成絕學濟陽縣張處士稷若積學好古不求聞達取儀禮石經監本互

讎之刊誤辨疑章分節解全錄鄭註精擇賈疏而附以
已意勒成一書題曰儀禮鄭註句讀余昔承乏東省獲
見是書亟加校訂期繡諸梓旣以還朝不果與彼都賢
士大夫別猶以是書未刻爲憾癸亥夏教諭高君走書
都下則以是書刻成乞序於余且曰此公夙志也余撫
書而歎竊惟制作之體三代不相襲而日用常行之準
必納民於軌物而後能淑其性情合萬物之性情成一
道同風之治此非學古有獲不能也今

天子方纂修三禮又開館局校理經史籤帙一新是書前已

濟陽縣志

卷之十一

序

二十一

進在

上方今復彫本行世文治光昌遺經畢顯固運會使然乎處
士於是書刪煩就簡劈理分肌殫皓首窮經之業乃觀
其自序之意不惟不欲以一家言增名山之藏並不欲
以賈鄭功臣自居而惟欲明於詁訓而不苦於難讀今
而後開數千百年塵封之籍家絃而戶誦之詳其節目
而觀其會通恍然見成周致治之隆而卽爲黼黻太平
之助庶幾無負處士嘉惠後學之苦心與高君劓劘流
傳之盛舉也夫

弟子職注解序

于湜

弟子職幼學始基耳漢志附於孝經與大戴禮之夏小正孔叢子之小爾雅並重蓋以弟子之由是而壯有室而強而仕而艾服官政爲端士爲名臣皆於此基之其所關亦綦重哉但世多以爲淺近而忽之余幼讀管子書至是編未嘗不以管子之以天下才而爲幼學計者至深且遠也其作內政曰處士就閒燕少而習焉習者習此也長而安焉安者安此也不見異物而遷焉不遷者不遷此也持是法也以往何慮乎士之子不恒爲士

濟陽縣志

卷之十一 序

二十二

哉其培其本根者豫矣惜乎讀此書者幾千百年而未
有注焉以故教者不以教學者不以學而此編遂度閣
不行於世余竊憾之及過濟北從學先生之門訂儀禮
句讀易詩說畧蒿庵集等諸論著先生一日出茲編以
示余受而讀之見其考據精詳詮釋明備甚便學者遂
相與謀付剞劂以公世好先生曰姑待之遂遷延藏諸
笥者四十年茲先生冢君文繞出茲編付余子元宗來
商欲付梓人以公諸世余曰此余四十年夙願也况學
期其有用耳學苟有用與其藏之名山何如傳之其人

乎果爾則此後之教者有以教學者有以學屬在弟子
折其少年狂肆之氣使之知持循而任規矩則異日之
爲端士而不狂妄爲名臣而不驕矜於以襄

盛朝作人之教化豈不偉歟則先生之有功於後學當與管
子並傳矣

遊草自序畧

王言從

子賦性魯鈍百不猶人八股業閉戶揣摩歷年迄無成
效家大人乃於舉業外閒課以聲律學吟一草業辱銓
部東光王先生爲之元晏就梓不過抽黃對白作門面

語覺於風雅無當也因思踰漢浮湘天台廬阜掛吾雙
屐醉倚黃鶴岳陽觀仙人之蟬蛻庶幾隨境刮目用盪
厥塊磊然詩卷筆牀未始去身每遇奇峯翔鳳清流綴
鱗花宮之仙梵游舫之艷歌徘徊瞻眺幾尺苦腸輒不
禁踴躍欲鳴時取竹露荷珠磨墨疾書數韻久焉積而
成帙擇其稍近風雅者付劊劊請教四方詩豪總之詩
雖不工心景相逼而成其得江山助不少因名曰遊草
中有去冬與親友倡和若干章席未暇暖乃復南轅均
謂之遊草也可矣

送邑令司徒公驪歌詩後序

曾聞詩 教諭

驪歌志感也諸章縫爲漂水勿齋司徒明府作也明府爲濟陽牧涖任八年修黌宮設義學衙署整理城樓建造賑濟窮人培養多士諸大政深入人心固已口碑載道矣一旦解組歸里縉紳學士及販夫牧豎難忘舊德旣造生祠崇奉立碑誌思臨行父老子弟復依依不忍舍各寫情衷以爲祖此驪歌一編所由作也余忝秉鐸茲土與明府風雨談心道義之交稱莫逆焉值今飄然長往離索之感未免有情誰能遣此余素親炙明府德

濟陽縣志

卷之十一 序

二十四

政文章每欲出一言爲表章但恨窮年潦倒詞不雅馴卽多士謳吟盈帙率皆卽席而就不備亦不工然情至語不堪多讀因以想見悵惘臨岐之意耳嗚呼居官者多矣當其在任置酒牽牲登堂介壽具錦屏挂繡帳藉藉稱觴頌祝盈座詎不榮耀一時奪人耳目一旦致仕還鄉親者疎矣厚者薄矣不至眊眊胥讒惟恐去之不速亦云幸矣求如明府之祖道攀轅思慕不置而且形諸謳吟永矢弗諼可多得哉非平日之德政文章深入人心烏能致此勉贅一言慷慨而別

刊刻儀禮句讀敘

高廷樞

是書經註句讀以及字畫圈點悉遵蒿菴先生手定原本間有一二字夏五盟密之疑亦不敢妄爲參訂姑存之以俟名公質焉子幼遵庭訓手錄是書時家君每曰蒿菴三十餘年精神命脉畢萃於此惜力綿不能代梓爲一生憾事命爾輩手錄者固欲爾粗知大義亦藉之以衍其傳不致湮沒焉耳子每佩斯訓有志未逮癸亥二月適會城遇高苑學博單君雲谷蓬萊學博王君任木談及儀禮句讀二君素知此書深玉之授梓且代製

濟陽縣志

卷之十一 序

二十五

徵刻文啟辭頗典麗歸里謀諸同人僉曰素志也遂公議捐資付之劊劂羣諉子董其事乃偕同人取艾大司寇家所藏蒿菴先生手定原本與朱子經傳通解鄭註賈疏及曩日手抄舊本參互考証以定格式其時三十餘工齊集鄙舍所需瑣碎繁雜之用日不暇給而詳細對閱胥借力於男之珊侄之璿蓋若輩亦曾手錄過也旣敷于板又命侄之玫之璐對勘而後付工每刻一頁刷印數紙珊璿兩人對面唱答一點一畫不許輕易放過如是者三繙乃敢云成其難其慎惟恐失先生苦心

是年炎熱甚於往歲六月初旬午夜篝燈繙閱校對蚊
蠅趨附汗流浹背復值旱魃肆虐物力維艱幸賴同人
不惜資助共勸厥事克竣其工集腋爲裘不致虧於一
簣也庶足以酬良友之素志亦可以仰副嚴君之夙願
矣書成錄其原委附焉讀者鑒諸乾隆八年桂月識

送高生序

耿賢舉

崑來高子青氈故第黃絹文人巷遮衛玠之車人指田
郎之柱圖書東閣豈無國士之知燈火南鄰饒有忘年

之約

讀書山東濼源書院河南文正書院

每携樽而問字十萬酒兵會剪

濟陽縣志

卷之十一 序

二十六

非以論心三更棋雨然而橋邊楊柳無端歲歲遊梁笛
裏關山誰遣年年入洛贈君寶劍咄哉襍被而行擘得
苔箋以當河梁之別且夫彫華刻月宋人之楮葉何多
長組豐貂學士之銀魚不少然誼弗關乎倫紀道不規
於聖賢鸚鵡車口不如鸞麒麟檀官眞易腐矣而生掉
頭藝苑足擅風流屈指畸行俱宜金石若乃金堤千仞
憑一木以能支桃浪三春得丸泥而不潰勤騁驥足非
無酸棗之憂瑞應鳳毛乃辨瑯琊之助遂使空山片石
襄陽之淚常波陌上新霜刺史之碑又粟此其一也若

乃高堂黃鵠膳必侵星孝子白華泉慳得鯉零丁韋妹
歎摒擋線篋其誰依牢落僧彌正采擷辛盤之未偶而
乃憑心精而得藥萱花迴欲落之春

母哭父失明往返
四千餘里扶柩回

家醫母
目如故

持古道以宜家荆樹卜長年之茂此其一也至

於房權雖冷羅敷實陌上之桑車笠原多西華亦故人
之子宮牆茂草孰解捐金道路遺珠稀聞守劍而乃鸞
方續處孫楚之服已三年粟乍分來公瑾之家餘一筓
杏壇之側花與長紅劍臺之旁草猶鎮綠此又其累累
不可勝紀者也嗟乎東齋苜蓿媿我一官北部驂騮期
濟陽縣志

卷之十一

序

二十七

君千里此日蕭條出祖持茲芍藥之篇他時笳鼓言歸

遲爾琅玕之報

安寓潞陽詩草題詞

王舜年

余妄意風雅一道海內家隋珠而人荆玉業丁極盛之
會然而衰端肇矣則襲之一字崇之也學士甫濡毫昔
無不寢食歷下者近又無不壇坫竟陵者擬議變化沁
入肝脾若以爲必不可破之例必不可踰之閑俾作者
本來面目皆沉埋於殘瀋唾霧中而我之故吾安在向
嘗於侍御尺我公所耳俞之王先生名謂其以世家子
而天才颯發博極羣書其所著作真可謂風雅宗予心
傾久之然未獲一謀面也後自晉陽抵里適先生亦掌

濟陽縣志

卷之十一

題詞

二十八

鐸吾萊始得一接芝宇冲懷雅抱令見者鄙吝頓消不
殊黃叔度亦以旣謀面矣而猶未獲一覩其詩也茲東
事已平禁旅旣撤長夏無事掩關却掃恨不得天外奇
書以消硯礪忽有示余潞陽詩草且欲余題詞簡首讀
竟拍案何物山川毓此靈秀俾炎歊如焚時竟習習兩
腋風生也因僭而擬之曰烟雲之綿邈不足爲其致也
花月之鮮潔不足爲其色也春風之澹蕩秋日之明肅
不足爲其境與况也大都乘興卽哦不爲嘔心而斐亶
俊逸在遠近淺深濃淡之間而亦出遠近淺深濃淡之

外視昔之歷下近之竟陵俱所不屑直欲自置一位座
蓋自得之非義襲而取之也如云阿其所好則先生有
詩什在海內有隻眼在吾輩有寸心在識量匪遙冷暖
自諳當不河漢余斯言

書安厓先生詩後

張爾岐

余髫時遊鄉校間從博士後執禮器陟降庭廡見西塾祠鄉賢有曰大中丞黃公某者歸而問之師師曰此吾鄉安厓先生其人賢者也少舉進士讀中秘書方世廟議大禮先生與何燕泉楊升菴二百二十餘人撼奉天門大哭上怒謫斥有差先生以職卑得外補後累官至大中丞所至著能績其人誠賢者也會其族人持先生登峨山過楊妃墓二詩示余余時不解辨善否以其爲吾鄉之賢者錄數本旋爲人借去後得交其孫文學堪

輿公曰先大父自釋褐至歸里未嘗一日離筆硯所著極富中更家難零落欲盡今所存於泰山爲毫芒矣因出石本關中古詩一冊石本過桓侯廟詩一冊石本濟南廟學碑一篇手書歸田詩一幅予請得讀數日是時爲戊寅冬苦寇亂恐致亡失未及錄還之獨餘前登峨山過楊妃墓二本其族人至亦還之後文學公歿其族人亦歿莫知是詩所在予嘗恨吾鄉文獻湮佚莫收思遍求諸達者舊所論著集爲一大卷刻學宮中以作方來者之氣今雖困阨未能時時往來於懷也去冬其曾

孫 書來曰吾家遺藁可見還知前所還書并失之矣
因大以不及錄爲憾乃爲求予髻時所錄二詩命門人
錄而付之記其後曰方先生操三寸柔翰作爲詩書疲
精苦神馳騁古今間爲不朽計至深遠矣未百年而失
者什之九甫百年而未失者復失其什之七更後數百
年尙可問耶在吾鄉已如此天下尙可問耶後來者或
於簡冊得先生一二軼事慕其爲人思求昔時斷碑敗
紙而讀之以寄向往知得如余今日否世每以立言爲
不朽之業誠欲不朽言果足恃乎哉

跋蒿菴集後

尹天民

古之立言者不得已而後言得已則可以不言非愛言
也愛共立言之心故不得而易言耳張稷若先生其有
不得已者歟夫以學博三古才高一世乃使之遏抑隱
蔽而不得伸此不於言發之而於何發哉雖然言者龍
鳳之鱗羽也龍不隱鱗鳳不隱羽茫茫九州去將何所
吾願爲先生珍之惜之秘之藏之矣

